

三代人的茶香

爷叔在听戏，往事在复活

老茶客经常提及一位“爷叔”，如果活着，该有120岁了。“爷叔早晨必来报到，拎着一个半导体，笃悠悠走进门。”石师傅说，只要听见远处传来戏曲声，他们就知道爷叔来了。爷叔姓杨，是沪上滑稽戏名家杨华生的父亲。

坐到桌旁，掏出自带的茶叶，泡壶水，静静地品啜。“爷叔闲话不多的，挺和气。”石师傅回忆。

安庆东路很短，从地图上看像一截“盲肠”，但周围遍布着自1921年兴建起的里弄，西北方是老北站，正东面为四川北路。第七百货商店坐落于此，改革开放后七浦路服装街、乍浦路美食街相继兴起，川流不息。爷叔隐身于老虎灶，边喝茶听戏，边观察各色人等。有的是居民，来泡开水。有的是疲惫旅人，刚下火车，找个地方歇歇脚。也有谈生意经的，几杯茶过后已敲定价钱。

“阿拉格的老早勿要忒闹猛哦！”爷爷的选址，让陆明伟佩服到今天。

陆明伟的爷爷1930年代从南通来上海，“生活所迫，乡下呆不下去了。”上海滩的老虎灶十有八九由南通人所开，经同乡指点，他也入了这个行当。最早在黄浦区，攒了些钱，用三十两黄金顶下安庆东路的这间房子。“十六两制的，三十两相当于两条‘小黄鱼’吧。”

当时开店面要“拜老头子”，老虎灶也不例外。“听父亲讲爷爷先送了见面礼，每年生日再凑点份子钱。”遇上敲竹杠的，只要报出“老头子”的大名，对方立刻抱拳拱手而退。日子过得虽艰辛，至少能保得平安和温饱。

陆家搬来前，沿街已开满小店铺，据说，仅老虎灶就有七八家。经营模式也差不多：一楼是“前店后作坊”，二楼住人。

“喏，我们就住上头。”陆明伟指着幽暗的楼梯说。这条楼梯陆家三代人爬了80年，从早上4点爬到深夜11点。“4点半开门，但要提前把炉子烧旺。晚上也有人。”近些年木柴越来越难找，一有消息，陆明伟就去收购。此时，盛老伯、石师傅会帮忙照应，往灶台里添柴引，以免熄火。

陆明华的辛苦他们理解，都是“贴隔壁”数十载的邻居，父辈也是辛苦的小业主，家也安在楼上。楼梯一样陡，人心一样直。



一群人的孤单

烫伤的青春，善良的灵魂

“冬天一天要烧掉七百斤柴，赚嘛赚不着几钿。”偶尔，陆明伟会抱怨。从前两分钱泡两瓶热水，现在3毛钱一瓶。无论怎么赶，物价都将他远远抛在后面。

他曾有憧憬。“爷爷一辈子劳碌命，起早贪黑，六十出头就中风死了。我想，长大要干点有技术含量的工作。”但憧憬只是憧憬。3岁那年陆明伟在门口玩耍，不小心撞到人，被开水严重烫伤，做了手术才保住命。至今，脖子上还留着烫伤的痕迹。

老虎灶点燃了陆家对生活的希望，又烫伤了陆明伟的青春。“这副样子怎么办呢？父母只好把老虎灶留给我，混口饭吃。”17岁时，陆明伟接手老虎灶。日期他记得很清楚：1985年1月。从此，那台老式台钟敲响四下，他就该起床了。

陆明伟接手时老虎灶已属国营，名为“四美轩招待所熟水第六门市部”。那年月老虎灶遍布大街小巷，家家户户都来打热水，逢周末，帘子一拉，还能充作澡堂。因临近老北站，安庆东路一带人气颇旺，不少旅客把老虎灶当作候车的好去处。陆明伟是听着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和汽笛声长大的，这让他心定。有火车，就不愁没生意。

盛老伯也颇怀念尖尖的汽笛声，它把“阿拉上海货”带往全国各地。其中不少出自七百公司、广复昌，作为“老虹口”，盛老伯由衷地骄傲。

然而1987年底，老北站停止运营。接下去的二十多年，老城厢改造、动迁，城市环境天翻地覆，老虎灶渐渐退出日常生活。第一到第五门市部早就找不到了，找到了多半也不是老虎灶，哪怕是，老板也不会是上海人。

无意间，陆明伟成了“上海唯一”，“我还开着，因为大家需要。”

盛老伯说街坊多生活困难，经适房买不起，廉租房租不起，整日为生计奔波。“自己烧水太累，还是到老虎灶泡水划算。”七浦路的摊贩也是常客，晚上收了摊，潮水般涌来，在门口排起长队。间或有拾荒者讨热水，对他们，陆明伟是不收钱的。

前不久，他换了个大汤罐，花掉5000多块。尽管儿子念高中的钱还要靠老虎灶。

“陆老板人好，为我们着想。”盛老伯、石师傅都说，如果没老虎灶，真不知道如何度过这日日夜夜，更不知道如何安放记忆。“依晓得伐，孔祥东、陆毅都是从阿拉这里走出去的。”石师傅热心地为记者指点那些老房子，眸子闪亮，还有些落寞，那是一群人的孤单。



足迹

老虎灶上海还剩10家

除了安庆东路103号，上海还剩多少老虎灶？“市区内不超过十家。”网友食砚无田（李无田）说。他现供职于某机关，热爱关于老上海的一切，常流连于老城厢，搜寻弹格路、有轨电车、老行当的踪迹。

两年前，他发现了安庆东路103号，这个在上海保存相对完整的老虎灶。随后顺藤摸瓜，他又探访了几家老虎灶，做出了“不超过十家”的结论。

两年过去了，情况如何？从陆明伟那儿出来，他带记者步行五六分钟，来到彭泽路47号。那也是老虎灶，门口挂着“四美轩招待所”的字样，看起来和陆明伟那家属同一个单位。据店内的卢先生介绍，这家老虎灶有六七十年历史，原店主姓马，1958年公私合营，马先生后来迁居美国。“虹口区从前住着很多日本人，也会来喝茶聊天。”据说十多年前有日本老人重游故地，看到这家老虎灶感慨万千。

彭泽路老虎灶远不如安庆东路的热闹，老板并非上海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大汤罐改成了热水器。“老居民大多搬掉了，来泡水的很少。”卢先生说。那个圈子没有了。

随后我们乘轨交10号线，从豫园站下，一路询问，绕进了老城厢。先来到灵济路84号，那儿原来有家老虎灶，现大门紧闭，问附近居民，关张好久了。所幸，不远处梅溪弄47号的那家还在。和4年前记者探访时相比，灶台的模样变了，也换成了热水器。但每天清晨四五点，清脆的鸟鸣声还会响起，那是老茶客鸟、喝茶来了。由于未动迁，和安庆东路一样，这儿的茶客也以居民为主，还有从闸北乃至浦东赶过来的。

此外，中山北路中兴村、宝路高家内尚存老虎灶的身影，但也不纯粹了。育婴堂路、景星路、万航渡路上的老虎灶，则已不知去向。“老法师”食砚无田由此总结：安庆东路103号，是现存唯一一家由上海人经营，并且保存得相对完整的老虎灶。



普陀中山北路中兴村老虎灶(上图)
虹口彭泽路47号老虎灶(下图)



思考

老虎灶是否有保留价值？

市民：应作为文物保留

“老虎灶，包括老烟杂店、老百货店等，是陪伴我们城市成长的，具有保留价值的城市老设施、老标识，应该把它们保留下来。”曾经居住在上海南市旧城区的市民张宝龙说。

在“老虎灶”边生活了几十年的市民姜城先生认为，“老虎灶”能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开了近百年，说明上海的居民曾经需要它。现在旧城区改造了，就应该把它作为文物保留下来；如果有条件，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里保留下来。

专家：被淘汰是正常的

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则认为：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有的东西与时代发展有了很大的冲突，是落后的反映，并不代表文化，不一定要保护，“老虎灶”就是例子。虽然“老虎灶”以及老烟杂店、老百货店等曾经在我们生活中起过作用，但它们并不是文物，并不具有保留价值。

通过文字、影视、录像的手段也是一种保护。如果条件许可，造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，把有代表性的老虎灶、烟杂店、百货店的老招牌搬去，也未尝不可。”



聊聊

@未悄然：“老虎灶”勾起了儿时的回忆，一分钱打一瓶（热水瓶）水。很喜欢看汤罐内水的沸腾。尤似趵突泉。

@吉祥三宝XSX：没有造南北高架之前，长征医院凤阳路（门急诊部）大门旁边有一家。

@青姑娘20：怀念小时候的冬天…

@凌琳·活石律师：它陪我长到7岁。

@佐岸泥丸：王安忆的小说里，开老虎灶为生的被称作“弄口生涯”，依讲是伐。

@嗜睡薇懒：小时候家对面就有。

@浪爱上洋2279880221：老怀念小辰光去泡开水的情景。

（以上来自生活周刊新浪微博）

下期预告：

混堂，浴池。过去30年甚至50年是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。但和其他许多类似的场所，传统一样，混堂不留神就从我们身边消失。

您有关于混堂的记忆？如有，可以@生活周刊微博上传图片或文字给我们，一经刊出，将有惊喜给您。

生活周刊围脖地址：<http://weibo.com/Life-weekly>